

大明湖自古就是济南的一处胜景,古今众多名流中,要说对大明湖的喜爱程度,没有一个超过曾巩。

古代的大明湖水域广阔,南到珍珠泉,北通链子湖。隋唐时叫“历水陂”,北宋时叫“西湖”。而大明湖的称谓,是金代元好问在《济南行记》中称呼的,沿用至今。

曾巩是大宋朝廷官员,又是文人。宋神宗熙宁年间,浸淫宦海19年的曾巩,文学上已经扬名四海,仕途上却正处于低谷阶段。熙宁四年六月,52岁的曾巩从今天的浙江宁波,千里迢迢来到济南,担任齐州首席长官。与此同时,他的好友王安石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推行新政。

不得志的曾巩,来到济南后,正值酷暑时节,漫步在大明湖,眼前的美景、清凉宜人的环境,令其倾倒,他高兴地说道:“左符千里走东方,喜有西湖六月凉。”信步一处桥边,望着远处片片芦苇波光湖水,阵阵吹来的荷香,已沉醉于旖旎风景中的曾巩,由衷地感叹道:“行到平桥初见日,满川风露紫荷香。”从此,曾巩喜爱上这“西湖”,并将其命名为“西湖”。

喜爱大明湖的曾巩,在大明湖建设的第一个工程是北门水闸。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,因南部山区和城内群泉的水域充盈,尤其夏季,满城的水毫无节制地往城北宣泄,时常造成城外水患。曾巩考察了解后,曾巩在来到济南第二年的三月份前后开始动工,亲自指挥北门的水闸修建。新建起来的北水闸,起到了调节水量的作用。此后的大明湖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水库,北城的水患不仅得到彻底解决,同时可以随时取水灌溉良田。

为防止大明湖发生水患,曾巩又着手谋划第二项工程——修筑一条贯穿大明湖南北的百花堤。百花堤的修成,将大明湖分成东湖与西湖。远远望去,堤的两旁柳树成行,百花盛开,既是一道风景线,又可以通过这条百花堤,从南岸到北岸观赏风景。在堤之间修建了芙蓉、水西等七座造型各异的石桥,以沟通东湖、西湖的湖水。还在湖边和水中的小岛上修建了几处亭、阁、水榭,自此,大明湖成了当时济南最佳的旅游胜地。

曾巩在大明湖北岸,现今北极阁的位置上,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北渚亭。据传,北渚亭建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面,亭子非常壮观,飞梁和重檐好似笼罩在云雾中一般,有人间仙境的感觉。

曾巩时常骑着骏马或信步在这条百花



明府城史话  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## 深爱大明湖的曾巩

□刘培忠

堤上,欣赏湖光山色。有一次,曾巩从百花洲弃船登百花堤,沿堤一路到了北岸,登上北渚亭,望着远处的景致,触景生情地写下了长诗《百花堤》。从其诗中可以看出,原先百花堤一带是被荒草淹没的水地,经过曾巩治理,笔直平坦的大道上可行骏马,两旁种植花草树木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据史料记载,曾巩离开济南二十一年后,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来到济南,登上北渚亭,赞叹地写下《北渚亭赋》,文中写道:“尝登所谓北渚之址,则群峰屹然列于林上,城郭井间,皆在其下;陂湖迤逦,川原极望……旷然可喜,非特登东山小鲁而已。”可惜到明朝时,北渚亭上面修建了北极阁,从此,再也看不到北渚亭雄姿了。

“问吾何处避炎蒸,十顷西湖照眼明”,这是曾巩面对济南酷暑的夏季,由衷发出

的感慨。济南的夏日历来炎热,这时的大明湖便成了避暑纳凉的好地方。每当夜幕降临,独自走进大明湖的曾巩,坐在湖畔,听着紫荷里的泉声,欣赏着天上的明月,徐徐的凉风拂在身上,惬意无比,不知曾巩在大明湖度过多少个夏夜。

曾巩还邀请家人与朋友一起来大明湖游玩,并现场作诗助兴。9月的一天,曾巩带着两个儿子曾综、曾绾和两个朋友游览大明湖。他租来一只小船,船内小桌上摆有酒浆、新鲜水果和莲藕。曾巩自己划着小船来到环波亭,四周树木葱茏,回廊清幽。于是,曾巩令大家写诗,以记今日之盛。异常兴奋的曾巩首先写下一首《环波亭》,大家看后,拍手叫好!此时,朋友孔平仲诗兴大发,也作《环波亭》一首写道:“潇洒尘埃外,崔嵬浅浅中。四轩春水阔,两岸画桥通。”瞬时又响起一阵热闹的欢声笑语。就这样你一首,我一首,不知不觉中已是夜幕降临,大家意犹未尽地离去。

据统计,在济南任齐州太守的两年中,曾巩作诗达七十余首,其中题咏济南风物胜景的有五六十首。可见,曾巩对济南的山川风物多么情有独钟,尤其对大明湖的爱,跃然于诗篇中的字里行间。

“何须辛苦求人外,自有仙乡在水乡”,曾巩把大明湖称为人间理想的天堂。我想,曾巩之所以在短暂的两年内,为济南做了那么多的事情,只因其深爱着济南、百姓和山水。其斐然政绩也得到了济南百姓的爱戴,济南百姓至今不忘这位齐州太守,并在大明湖北岸建有“南丰祠”,纪念为济南贡献卓著的曾巩。

【城记】

## 焖饼

□李金良

二十多年前,我还在学校读书。上午每到第四节课下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便都争先恐后地往学校外面的小吃摊上跑,生怕跑慢了占不到座位。校长不解,拦住同学问:“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吗?”同学们回答:“好吃。”“好吃怎么还跑到外面的街上去吃?”校长又问。同学们回答:“街上的饭菜更好吃”。校长诧异:“什么饭菜能这么好吃?”同学们异口同声:“焖饼”。

街头的这家夫妻焖饼店,没少赚我们学生的钱,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“焖饼粉丝”。我当时也是这“焖饼粉丝”中的一员,几天不吃焖饼,就感觉嘴里无味,肚里空荡。有时,想吃一盘焖饼,还会在周日的下午提前到校。时间久了,和老板熟悉得就像自己的哥们,忍不住就会问他用什么“绝招”,把这焖饼“焖”得这么好吃,竟能勾住这么多学生的胃?

老板很大度,对自己的烹饪技艺不藏也不掖。他边操作边说,你看:焖饼要旺火热油,下葱花、姜末、肉丝、甜面酱“爆”香,下豆芽、辣椒丝“炒”至断生,投入饼丝,泼高汤一勺“颠”炒,至均匀,再撒蒜米、香醋,盖锅盖“焖”五六秒后,揭锅盖颠匀即可。在他的操作下,一盘焖饼出锅,前后不过一分钟。

他接着讲技术要领:焖饼讲究“快”。焖饼要大火热油,“爆”葱姜、豆芽、青菜时动作要快,稍一慢,葱姜爆糊,味苦;青菜脱水,软塌,焖饼吃起来有糊味,青菜也无脆爽的口感。

他接着说:焖饼讲究“焖”。“焖”在焖饼过程中最关键,不能早、也不能晚,早了配菜断生不熟,晚了配菜脱水软塌、饼丝柴硬。洒入香醋和蒜米即盖锅盖“焖”,洒早了醋香挥发、蒜米熟过失味,这也就和“炒”差不多了。“炒”和“焖”,一字之差,味谬千里。有经验的焖饼师傅都是动作连贯、一气呵成。

一份饼丝,在他的手里,加葱、姜、面酱,添肉丝、豆芽,配时令鲜蔬,洒高汤、香醋、蒜,再经烙、爆、炒、焖,如此丰富之配料,如此繁复之厨工,这盘焖饼怎能不香?

在他的店里,一把饼丝,可以焖出好多花样,在“爆”时加肉丝的叫肉丝焖饼,加鸡蛋的叫鸡蛋焖饼,加鱿鱼丝的叫海鲜焖饼。如此炮制,还有火腿焖饼、香肠焖饼等等。配菜也是按时节选用,除必需的绿豆芽外,青辣椒丝、红辣椒丝、蒜黄段、芸豆丝、土豆丝、白菜丝、包菜丝都可选一样来用。

焖饼既是饭又是菜,吃起来饼丝筋道、配菜脆爽,有荤有素,滋味醇厚,再喝口清汤,惬意无比。对我们这些吃烦了食堂白菜豆腐的学生们来说,是再“美味”不过了。

20多年过去了,我常常想起学校外面的那家夫妻焖饼店,想起老板给我讲的“焖”饼技艺,也常常到我居住的小区外面吃盘焖饼,几天不吃,就有恍如隔世的感觉。尤其是出差几日回到济南,一出站口,走进小吃店,冲着老板喊的第一句就是:老板,焖饼!

投稿邮箱:  
qlwbhbz@163.com

## 济南解放那年的中秋节

迁前改为43号)有座独门独户的四合院,一棵奇特的老槐树从墙内生长出来,那就是我的家。这是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深庭大院(从始祖起传承到我已是第11代,代代相传聚集在此大院里生存)。院内夏天绿树成荫,种有多棵石榴树、刺槐、无花果,南屋墙上的爬山虎郁郁葱葱,在第三个院落的西墙边还有口砌有石墩的老井。大家族四世同堂近40口人同住在这座老宅里。旧式的封建家庭,古板的家规,还有那位中过举人、做私塾先生的祖父,他极其苛刻的家教令我刻骨铭心。祖父个子不高,长长的脸型,略显消瘦,留八字胡。他脾气很大,对子孙后代不苟言笑,极其严厉,直到我五六岁时还不敢接近他。倒是常常见他独自坐在书房里读线装书,练毛笔字。高兴时,他要亲自教我们孙辈写毛笔字并按他的字体做帖来模仿。我写了好字,他给画个红圈以示赞许,写字不用心,稍有潦草,就要被训斥一顿。

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,此时孩子才得以尽兴玩耍,但又要恪守家规。夜幕降临时,庭院里摆上八仙桌,桌台铺上红绣花绒布帘,供上月饼、石榴、苹果、梨和葡萄等时令水果盘,一对高高的锡制烛台上点燃高高的红蜡烛,在祖父祖母及父辈的带领下祭月,祭祀时把酒杯内的白酒点燃,冒出紫色的火焰,摆好蒲垫,面向北,从长辈开始,依次叩头。

大人聚在一起品茶,孙男们按年龄依次来到祖父跟前,还要背一首与中秋有关的诗词,我们把平时记住的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背一遍,堂兄弟们有的背“霜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我背过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人有

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,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背完之后,兄弟几个一字排开,祖父夸奖背得流畅的,赏一小块月饼。

大家一边吃着月饼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仰天望月,看到里面的凸凹凹,隐隐约约的影子,心里猜想着“玉兔”,嘴里还不时唱着“月亮奶奶好吃韭菜,韭菜好辣,好吃黄瓜,黄瓜有种子,好吃油饼,油饼喷香……”等济南孩童耳熟能详的童谣,津津乐道地讲述那些从书里知道的“嫦娥奔月”的神奇传说。

1948年的中秋夜,我们这些孩子们照例喜笑颜开,欢天喜地地在院里打闹,只见大人们端坐在一起窃窃私语,夜空中不时闪过一道道刺眼的火光,远处炮声隆隆,院子里早已挖好地窖(防空洞),那是从地面向下挖2米多深,长长的通道,里面有几个矮矮的土洞穴。大人一再叮嘱我们外面在打仗,大白天,让我们蹲在屋内的八仙桌下,更不允许我们走出自家的院落,父母亲还把蒸好的馒头、咸菜、热水瓶等放到地窖子里备用,夜里就带我们睡在低矮潮湿的洞里,大人不敢合眼地守在我们身边。那年我刚七岁,对战争一无所知,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,看到的是火光冲天,从好奇逐渐恐惧……经过几天几夜的鏖战,解放军攻克了城墙打进济南府,从紧闭的大门缝隙我好奇地向外张望:身着土黄色军装,打着裹腿,肩背长枪的解放军队伍正向街里挺进……这年的中秋之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,长大后读史料知道,攻城的解放军大部队就是攻克了城墙的东南角,经过曲里拐弯的三曲巷入城的,现在的解放阁就是为纪念解放济南而兴建的。